

教
說

本社啓事

啓者本報第八期原定八月十五出版頃因南海先生痛丁內艱大憂哀毀未能屬文其他舊稿亦未暇檢出今改期十月十五日出第八期其年內應出之四冊當陸續刊行以副

閱報諸君之望此布

不忍雜誌社啓

孔子改制考

南海康有爲撰

叙

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爲讀其遺言淵々然思淒々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二千年方萬里之地四萬萬神明之裔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大地不早見太平之治逢大同之樂者何哉天旣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爲神明爲聖王爲萬世作師爲萬民作保爲大地教主生于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世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乃立元以統天以天爲仁以神氣流形而教庶物以不忍心而爲仁政合鬼神山川公侯庶人昆蟲草木一統于其教而先愛其圓顛方趾之同類改除亂世勇亂爭戰角力之法而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其道本神明配天地

孔子改制考

(一)

育萬物澤萬世明本數係末度小大精粗六通四闢無乎不在此制乎不過于元中立諸天子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隨時立法務在行仁憂民憂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其書口傳七十子後學爲其言此制乎不過其夏葛冬裘隨時救民之言而已若夫聖人之意窮矣深矣博矣大矣世運既變治道斯移則始于蠶漚終于精微教化大行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殘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毒蛇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朱草生醴泉出鳳凰麒麟遊于郊極囿囿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則斯制也利用發蒙聲色之以化民末矣夫兩漢君臣儒生尊從春秋撥亂之制而雜以霸術猶未盡行也聖制萌芽新歆遽出僞左盛行古文篡亂于是削移孔子之經而爲周公降孔子之聖王而爲先師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闡而不明鬱而不發我華我夏雜以魏晉隋唐佛老詞章之學亂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風非惟不識太平並求漢人撥亂之義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國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朱子生于

大統絕學之後揭鼓揚旗而發明之多言義而寡言仁知省身寡過而少救民患蔽于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雜以佛老其道艱苦所以爲治教者亦僅如東周劉蜀蕭譽之偏安而已大昏也博夜也冥冥汶汶雰霧霏々重重錮昏皎日墜淵萬百億千縫掖俊民跂跂脈脈而望篝燈而求明靈螢而自珍然卒不聞孔子天地之全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悲夫天哀生民默矚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覩此廣樂鈞天復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旣得乃掃荆榛而開塗徑撥雲霧而覽日月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世矣不敢隱匿大道乃與門人數輩朝夕鈞揮八年于茲刪除繁蕪就成簡要爲改制考三十卷同邑陳千秋禮吉曹泰箸偉雅才好博好學深思編檢尤勞墓草已宿然使大地大同太平之治可見其亦不負二三子鉛槧之勞也夫嗟夫見大同太平之治也猶孔子之生也孔子改制考成書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元日南海康有爲廣夏記

孔子改制考目錄

上古茫昧無稽考第一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第二

諸子創教改制考第三

諸子改制託古考第四

諸子爭教互攻考第五

墨老弟子後學考第六 表附

儒教爲孔子所創考第七

孔子爲制法之王考第八

孔子創儒教改制考第九

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 緯附

孔子改制託古考第十一

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第十二

孔子改制弟子時人据舊制問難考第十三

諸子攻儒考第十四

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

儒墨交攻考第十六

儒攻諸子考第十七

儒墨最盛並稱考第十八

魯國全從儒教考第十九

儒教徧傳天下戰國秦漢間尤盛考第二十

武帝後儒教一統考第二十一

上古茫昧無稽考

孔子改制考卷壹

南海 康有爲廣夏撰

人生六七齡以前事跡茫昧不可得記也開國之始方畧缺如不可得考也況太古開闢爲萌爲芽漫漫長夜舟車不通書契難削疇能稽哉大地人道皆蘆專於洪水後然印度婆羅門前歐西希臘前亦已茫然豈特秘魯之舊劫美洲之古事黯莽渺昧不可識耶吾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以去共和以前不可半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而譙周蘇轍胡宏羅泌之流乃敢於考古實其荒誕崔東壁乃爲考信錄以傳信之豈不謬哉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華山川焜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論語
八佾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記中庸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

也吾得坤乾焉

禮記禮運

杞宋無徵說凡三見且著於論語中庸引於太史世家白虎通並非僻書則孔子時夏殷之道夏殷之禮不可得考至明孔子謂足則吾能徵之則二代之不足孔子之不足可徵者僅有夏時坤乾二書自此外皆無存此可爲夏殷禮制全亡無徵之據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

其籍

孟子萬章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孟子滕文

北宮錡在周時能來問學必是士大夫本朝班爵祿最粗淺之事無人不知即無大周會典亦有縉紳可考且亦耳目習聞何待問於孟子孟子爲當時大賢巨儒自應博聞強記熟諳本朝掌故乃亦不聞其詳又著去籍之故出於諸侯惡其害已可知成周之

上古茫昧無稽考

書籍亦不傳今周禮及經子雜史所傳以禮書綱目五禮通考之例補編一大周會典會典則例大周通禮大周會要尙極詳博而孟子乃謂不聞其詳所言其畧者乃僅如縉紳頭數句是孟子爲空疎譴陋之村學究也若孟子爲通博大儒則是周籍之已去而無徵可信也又與滕文公言田制自當徵引會典會要乃足爲據乃一字不能引出僅引一詩言爲證則當時絕無掌故之書無可引據與去籍之說正合此可存爲周籍已去不可聞之據

楊子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列子
楊朱

太古之事已滅若存若亡若覺若夢可爲三古茫昧之據而崔東壁尙欲爲考信錄以實之不亦謬乎又謂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則當無正史可考楊朱不從孔學故述舊聞如此渺茫擬議各述傳聞如後世皇王大紀路史之類茫昧極矣泰西之述亞當諾

威日本之述開國八神亦同此義皆渺茫不可考者也其云三王之事億不識一亦可爲三代無徵之證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荀子非相

後世一代之興名賢名士傳述充棟功績典章志畧彌滿而五帝時人與政無一傳者可見茫昧極矣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

荀子非相

文息節絕可知百王之道皆茫昧而無稽矣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

韓非子顯學

孔子謂堯舜明堂五采服喪三年墨子謂堯舜茅茨葛衣服喪三月所謂取舍不同韓

上古茫昧無稽考

非當時已謂儒墨近稱殷周虞夏不能定其真至稱堯舜尤無參驗不可信據則堯舜事跡必已茫昧故孔子墨子得各託其義若有古書可參驗如今之漢晉唐宋之史則引用者豈能相反乎韓非又謂堯舜在三千年前虞夏在二千年前殷亦七百歲則與今五帝德帝繫世本史記所傳絕異楊朱稱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吾丘壽王述黃帝歷稱黃帝以來六千餘歲各傳異說正同雖不合儒家經術然堯舜三代之茫昧無實在年代事跡可據依可見故韓非徧引群說疑以傳疑謂皆無參驗明據先王必定堯舜非愚則誣此當時實情正可藉諸子之紛呶以考太古之情狀矣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管子封禪

封禪大典泰山又在齊管子既不能詳則古事之湮沒者何可勝道

自伏羲以來漢永和元年凡四十萬九千三百八十九歲

易緯辨終備

伏羲以上未有聞焉

禮緯稽命徵

伏羲實無可稽考五帝德不敢詳焉列子謂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其傳聞之謬俱同

大約開闢之始傳聞有伏羲其人如泰西之稱亞當孔子繫易託爲人元而亞當於埃及古音卽爲人之稱則伏羲之究爲何如亦不得而知也

五帝三代之記尙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

史記三代表

殷以前不可得而譜蓋孔子時夏殷無徵非惟五帝然則夏殷之事茫昧無稽可見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史記五帝本紀

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々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

並同上

黃帝之言皆百家所託薦紳爲孔子後學茫昧之說故難言之東西南朔言黃帝堯舜風教皆殊蓋事跡已遠皆百家所託故言人人殊韓非所謂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堯舜之真也見於他說皆百家所託其實黃帝堯舜之事書缺有間茫昧無稽也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

上古茫昧無稽考

尙矣靡得而記云

史記平準書

高辛前靡得而記則伏羲神農黃帝顓頊茫昧無稽而百家所稱出於假託可見矣

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尙矣書缺樂弛朕

甚閔焉朕未能循明也

史記歷書

欲定星歷而書缺蓋茫昧無稽實無如何

秦以前尙畧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史記

秦前尙畧其詳靡記與孟子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去籍同然則周制亦茫昧矣此條最爲確據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託或爲神農之言或多稱黃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皆由於書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託惟秦之後乃得其詳故漢志藝文事跡日著然東平王乞史記奏請而未得揚雄欲見群書假觀於班嗣故劉歆尙得僞爲鐘鼎假託金絲造作古文徧僞傳記降自晉唐書冊日盛孟荀刻書刊傳益易近世事跡乃如日中雖有王肅劉炫楊慎豐坊之流祇能間僞逸書不復能亂

史事古今迥異不能以近世而律太古也

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史記曰者列傳

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疎闊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

經術

漢書律歷志

武帝時孔學已一統然舊說尙存可以參證夏後有化益爲天子周前有驪山女爲天子壽王述黃帝歷必非杜撰此如後世王莽武后更世易朝大統雖爲漢唐朝代實易新周孔子欲裁成三代以爲三統又惡陰乘陽位女爲天子故去之其實王莽武后後世尙有之況太古乎至黃帝紀年各不相合共和以上無得稱焉要之太古削簡艱難難傳久遠況結繩之後草昧荒荒今欲考美洲以前秘魯古事已是極難何疑於上古乎合比考之三代文明皆藉孔子發揚之實則茫昧也

上古茫昧無稽考

上古茫昧無稽考

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大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

論衡書虛

紛綸湮滅蓋太古簡削艱難流傳已失故無可考

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

論衡謝短

太古茫昧孔子無從杜撰儒生安得而知仲任以劉歆博古僞派傲儒生其實少昊舜

促率多僞造儒生不必知也

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闕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論衡謝短

世傳三王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

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者於五經皆無正

文

潛夫論五美志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

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

風俗通王霸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孔子改制考卷二

南海康有爲廣夏撰

諸子並起創教總義

子桑伯子創教

原壤創教

棘子成創教

管子創教

晏子創教

少正卯創教

許行創教

白圭創教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陳仲子創教

墨家創教

道家創教

法家創教

名家創教

陰陽家創教

縱橫家創教

兵家創教

諸家創教緒論

凡物積粗而後精生焉積賤而後貴生焉積愚而後智生焉積土石而草木生積蟲介而禽獸生人爲萬物之靈其生尤後者也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類之生皆在洪水之後故大地民衆皆蘆萌於夏禹之時積人積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備於是才智之尤秀

傑者蠡出挺立不可遏靡各因其受天之質生人之遇樹論說聚徒衆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惟其質毗於陰陽故其說亦多偏蔽各明一義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然皆堅苦獨行之力精深奧瑋之論毅然自行其志思立教以範圍天下者也外國諸教亦不能外是矣當是時印度則有佛婆羅門及九十六外道並創術學波斯則有祚樂阿士對創開新教泰西則希臘文教極盛彼國號稱同時七賢並出而索格底集其成故大地諸教之出尤盛於春秋戰國時哉積諸子之感其尤神聖者衆人歸之集大一統遂範萬世論衡稱孔子爲諸子之卓豈不然哉天下咸歸依孔子大道遂合故自漢以後無諸子今考春秋戰國諸子有門戶者舉其宗旨明其時會其立一說樹一行索隱行怪後世無述者亦附及之雖不能盡抑可考萬年古今之會大地學術之變矣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齟齬宇嵬瓊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宅鷲魏牟也忍情性基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

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鮪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也尙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達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贅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變之間簾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大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洄流然雖辯小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懼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

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散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猾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任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任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疆高言謹齷者也以不俗爲俗離縱而歧譽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能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誣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

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禎然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儼儼然侈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窺其冠絕其纓綮綉其容簡連填填然狄狄然莫莫然覲覲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嘗嘗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耻而忍譙詢是學者之鬼也第侘其冠神禮其粹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者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

荀子非十二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

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闔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己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矯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腋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膺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昭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

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也譏蹀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繼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非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竄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芴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崖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矯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芴乎昧乎未之盡者憲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

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祗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繅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隙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蛇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莊子
天下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唱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

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苴噉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遽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

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萬物生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史記太史公自序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

制之

淮南子
綵稱訓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

鄰不覲也

法言
問道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論天下之精

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枚乘七發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無一椽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

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淮南子傲真訓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

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呂氏春秋重言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蔽楹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

墜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題辭

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監鐵論申韓

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中論考偽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擘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困

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荀子
解蔽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

淮南子
汜論訓

右諸子並起創教總義

仲弓問子桑伯子曰可也簡

論語
雍也

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實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實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

仲弓曰太簡

說苑
修文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浴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山木

右子桑伯子創教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

禮記禮弓

右原壤創教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論語顏淵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論衡書解

右棘子成創教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彰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廼滅亡

新書俗傲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新書無善

右管子創教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禮記雜記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澆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禮記禮器

右晏子創教

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

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
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
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傑也

尹文子
大道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

論衡
講端

右少正卯創教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
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
滕文

右許行創教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
盡心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右子莫創教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史記貨殖傳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孟子告子

右白圭創教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蚋而後可者也

孟子滕文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

孟子盡心

右陳仲子創教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

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漢書藝文志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復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屨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潰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

薄葬閑服生焉

淮南子要略訓

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汜論訓

右墨家創教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漢書藝文志

老子者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能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頹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卒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儒學亦緇老子道不

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葯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見子乎兒子終日嗶而隘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莊子
庚桑

常攢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攢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攢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說苑
敬慎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呂氏春
秋精論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淮南子
汜論訓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列子
楊朱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

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僂脊管高於頂颺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

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

淮南子
精神訓

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

莊子逍
遙游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莊子田
子方

子列子問闕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尹曰是絕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

莊子達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於門

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

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

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

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韓非子解老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芻濕身處山林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

呂氏春秋必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憲問

以德報怨其學出於老子

右道家創教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

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漢書藝文志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

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蓄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

生焉

淮南要略

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

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

不知

鹽鐵論非鞅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

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韓非子定法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

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墾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

名之書生焉

淮南子
要略訓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史記老子
韓非列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辯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力命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

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呂氏春秋離謂

右法家創教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所譬，以守白辯

公孫龍子跡府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法言吾子

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

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

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尹文子大道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高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莊子德充符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右名家創教

陰陽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

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漢書藝文志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徇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並同上

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

五經通義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莊子應帝王

右陰陽家創教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
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

其信漢書藝文志

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
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

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淮南子要略訓

儀秦學夫鬼谷術而習夫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法言淵鷲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衡任於秦鹽鐵論褒貶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右縱橫家創教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掎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漢書藝文志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蟻皆是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荀子議兵

吳起長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

鹽鐵論非鞅

右兵家創教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

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

漢書藝文志

右附錄諸家創教緒論

改制考卷二終

孔子改制考 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卷三

南海康有爲廣夏撰

(〇五)

墨子改制

管子改制

晏子改制

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子改制

宋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改制

許子改制

白圭改制

鬬子改制

公孫龍改制

鄧析改制

林既改制

商君申子韓非子改制

孔子改制之說自今學廢沒古學盛行後迷惑人心人多疑之吾今不與言孔子請攷諸子諸子何一不改制哉後世風俗法密如網天下皆俛首奉法無敢妄作者然江充之見武帝紗縠禪衣禪纒步搖飛翮之英雋不疑之見暴勝之冠進賢冠褰衣博帶宋世司馬公朱子尙自製深衣明張鳳翼尙以菊花繡衣謁巡撫則儒服之創何異哉其他懸爲虛論待之後王則有若黃梨洲之明夷待訪錄顧亭林之日知錄更何足言乎今揭諸子改制之說諸子之改制明況大聖制作之孔子坐瞻亂世忍不損益撥而反之正乎知我罪我惟義所在固非曲士夏蟲所能知矣

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滲漏氣無發洩於上壘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

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墨子節葬

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無及泉上無通臭隴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同上

不久哭而疾從事宜孟子以爲薄而無父矣荀子以爲知用而不知文誠切中其病

子墨子游魏越曰旣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誥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墨子魯問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

三日當爲三月

子墨子曰子以

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謂槪者不恭也

墨子公孟

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巳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軼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巳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巳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

墨子節葬

堂高三尺土堵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盭噉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墨子佚文

兼愛尙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淮南子汜論

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無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旣沒于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不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墨子節用

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非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殍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覓磬以力漑濁於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墨子非樂

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

脩茂者立以爲取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膂肥俸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墨子明鬼

按此墨子諸篇皆墨子特創之義卽墨子所改之制也然曰擇務而從事則亦深觀時勢曲有斟酌非持偏論而概施之莊子謂墨子真天下之好求之天下無有誠哉是言但總諸篇之旨節葬非命非樂非儒皆顯與孔子之學爲敵又其聲名徒衆與孔子相比故述孔子者必力攻之非獨孔子義理之粹亦所謂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臣不私其君則不成爲臣也若韓愈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二家交攻非二師之道本然則衡言也雖然退之一文人之雄耳安足責以大道之源流哉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候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漚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躡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畸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腓脛無毛相進而已矣
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

夫莊子
天下

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呂氏

春秋
去私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墻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燧土刑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

此為萬民之率史記太史
公自序

右墨子改制

管仲鑊蠶朱絃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禮記
禮器

孔子曰管仲鑊蠶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禮記
雜記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子
中匡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公曰民辦君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

以束矢同上

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十邑爲率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毋有淫佚者管子小匡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

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伍卒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

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

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甲兵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木土並同上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史記貨殖傳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外儲

右管子改制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矣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

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禮記檀弓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禮記禮器

晏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

禮記雜記

右晏子改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論語顏淵

原壤夷俟

論語憲問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

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禮記檀弓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論語憲問

說苑謂以德報怨爲老子說則與孔子並時改制之人也其道不近人情自難行

右棘子成原壤老子改制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餓能使飽寒之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

也列揚
子朱

死相捐與墨子薄葬同楊墨殊途其制間合猶三統之因革也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列子
仲尼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臨喪而歌必非孔子之制檀弓載季武子喪會點倚門而歌

案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纔十八歲論語序會曾在子路後子路少孔子九

歲是時曾皙尙未十歲安有倚門而歌事殆後儒僞竄耳若楊朱原壤同出老子望門

登木後先一轍後世蒿里薤露此風固有自來歟

右楊子改制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恃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闡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與眴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

也莊子天下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

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

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尹文子大道

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慎子威德

世官爲諸子之制可見選舉實爲孔子創制

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尹文子大道

君專所制開後世君主之風

明君動事分官由慧定賞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

羨財

慎子
威德

右宋鉞尹文慎到改制

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瞿剪瞿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瞿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瞿剪對曰令舉大木者前呼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呂氏春
秋淫辭

按惠子爲法而瞿剪以爲不可行此則必非魏之舊法矣

右惠子改制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搗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

耜而自宋至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滕文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

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同上

右許子改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

小桀也

孟子告子

右白圭改制

關衍賂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禳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右騮子改制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梲革爲鞫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法言
吾子

右公孫龍改制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髡嬰共艾畢菲樹履殺赭衣而不純治古

如是荀子正論

荀子謂治古不然是象刑之制爲諸子所改定無疑

右鄧析改制

林既衣章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

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說苑善說

按朝覲之服本有一定林既衣章衣而景公以君子小人疑之可知林既所衣之衣必

自爲改制異於常人矣子華子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衣儒服而見楚王戰國諸子

紛紛改制大率如是

右林既改制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史記商君列傳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並同上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

韓非子內儲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韓非

子定法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史記韓非列傳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韓非子內儲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韓非子五蠹

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韓非子八經

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韓非子愛臣

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

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韓非子內儲

右商君申子韓非子改制

改制考卷三終

孔子改制考 諸子創教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孔子改制考卷四

南海康有爲廣夏撰

託古要旨

墨子託古

老子託古

楊子託古

莊子託古

列子託古

騶子託古

尸子託古

商君託古

韓非託古

管子託古

呂氏託古

內經託古

鶡冠子託古

淮南子託古

方士託古

榮古而虐今賤近而貴遠人之情哉耳目所聞覩則遺忽之耳目所不覩聞則敬異之
人之情哉慧能之直指本心也發之於已則捨道人徐遵明耳託之於達摩之五傳迦
葉之衣鉢而人敬異矣敬異則傳矣袁了凡之創功過格也發之於已則石奮鄧訓柳
玘耳託之於老子文昌而人敬異矣敬異則傳矣漢高之神叢狐鳴摩訶末西奈之天
使莫不然莊子曰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古之言莫如先王故百家

多言黃帝尙矣一時之俗也當周末諸子振教尤尙寓言哉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淮南子脩務訓

淮南子尙知諸子託古之風俗此條最爲明確蓋當時諸子紛紛創教競標宗旨非託之古無以說人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以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莊子寓言

莊子一書所稱黃帝堯舜孔子老聃皆是寓言旣自序出人皆知之然此實戰國諸子之風非特莊子爲然凡諸子皆然所謂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故必託之他人而爲寓言寓言於誰則少年不如耆艾今人不如古人耆古之言則見

重矣耆艾莫如黃帝堯舜故託於古人以爲重所謂重言也凡諸子託古皆同此莊子
既皆寓言故皆不錄

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
之事也或以厚葬久喪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行即相反皆曰
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
乎二子者言也墨子
節葬

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云云則當時諸子紛紛託古矣然同託於堯舜禹湯文
武而相反若是與韓非顯學所謂孔子墨翟皆自以爲真堯舜堯舜不復生誰使定孔
墨之誠乎可知當日同爲託古彼此互知以相攻難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
子顯
學

同是堯舜而孔墨稱道不同韓非當日著說猶未敢以爲據非託而何不能定堯舜之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真則諸子皆託以立教可無疑矣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 淮南子 汜論訓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孟子 滕文

許行託古人多信之者得無孟子闢之乎然信此而疑彼是亦知二五而不知十一之數也

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 韓非子 姦劫弑臣

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愨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

韓非子外 儒說左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

聞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余并論次
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史記五
帝本紀

見於大戴安得謂儒者或不傳此與古文近是皆劉歆竄改百家多稱黃帝可見託古
之盛

公見乎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
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善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
於此矣史記曰
者列傳

戰國諸子皆談士辯人言必稱先王飾先王之成功至漢時人尙知之

右託古要旨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
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蹙歿二十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
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其事所

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饈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遠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醢不重飲於土墀噉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緹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母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邱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速夏下潤溼上熏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

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
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子
用節

內則八珍籩豆鼎俎之實春秋說天子四十豆諸公二十六豆又有玉瓚玉豆書稱曰
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士喪禮衣衾絞紵十九襲棺槨
七寸天子七重宮室則明堂清廟四阿重屋丹漆雕幾靈臺靈沼固知黍稷不二羹藜
不重土簋土形夏止絺綌冬止紺緹衣三領棺三寸皆墨子之制而託之先王也

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
墨子
法儀

尊天事鬼皆墨子之法而託之先王

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
密其用之節也

墨子
七患

節用墨法而託之先王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溼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

墨子
辭過

禮有明堂四阿重屋丹楹刻桷以爲僅足避潤溼圍風寒待雪霜雨露此墨子之制而託之先王

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菱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摺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且清謹此則止

墨子
辭過

禮有五服五章裘冕黼黻此墨子法而託之先王

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

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
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墨子
辭過

墨子以久喪爲敗男女之交故尙短喪其意專欲繁民也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
於竿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
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
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
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
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
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
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
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

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墨子三辯

墨子以堯舜之樂爲茅茨以招爲湯墨子非樂當非僞託或舊名也護象騶虞亦即舊

名孔子因之而制新樂耳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尙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

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墨子尙賢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

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買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尙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

將不可以不尙賢夫尙賢者政之本也

並同上

三代時尙世爵故孔墨皆尙賢而託其義於古人

且以尙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

以尙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尙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已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

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墨子尙賢

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阻也然則此尙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

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尙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下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故推而上之

並同上

墨子惡時之專用世爵故託古聖以申尙賢之義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運收

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墨子尙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

同上

墨子雖尙同亦有君臣上下之節父子兄弟之禮矣

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

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

墨子尙同

凡墨子之尊天事鬼皆託之先王

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

墨子尙同

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也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人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

同上

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邱疇池之竇泗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月若光於四方於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維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

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

墨子兼愛

言禹治水與禹貢同意異名文王則與康誥孟子有相同者詞則迥異是墨子之書經與儒教之書經不同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四語與論語同此二家採集古書並同處必確爲古書語矣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卽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卽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降惟小子敢行稱亂益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卽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卽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卽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卽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卽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墨子兼愛

泰誓禹誓湯說周詩皆墨子之詩書也與孔子之詩書同而刪定各異以行其說今僞

古文採用之人忘之矣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

瑾以待搃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還至乎夏王桀天有韜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鷓鳴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於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梁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於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秦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生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卽武王之所以誅紂也

墨子非攻

此言征有萬事亦必墨子之書經必是舊文而墨子稍附己意者儒書文王無伐殷事

三分服事孔子所以發明文王爲純臣也據墨子則有之必有一家託古者

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於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墨子節用

墨子恐人敗男女之交故婚嫁特早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故知爲墨子改制之託先王也

故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母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旣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蛭山之陰

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絨之既漉而後哭滿堵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絨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絨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母及泉上母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

墨子
節葬

太古不知重魂惟重尸體埃及古王陵至今猶在裹尸亦在博物院焉二婢夾我三良爲殉驪山雖暴尙是舊俗故漢陵尙沿其制乃知孔子之制已損之盡制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荀子攻之以爲刑徒之禮而墨子制之其爲託古猶明韓非所謂孔子墨翟同稱堯舜堯舜不可復生誰使定堯舜之真也

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子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嚮牛羊豢犬彘潔爲黍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

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下賤人

墨子
天志

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

同上

墨子少條理以孔子多條理爲別因以其制託於先王

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

墨子
天志

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僂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葢位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膂肥倅毛以爲犧牲珪璧琮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効必先祭器祭服畢歲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之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之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若以取羊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

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王大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土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於左右不共於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僂於社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僂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

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修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年

壽若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壽哉

墨子
明鬼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聽耳目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聽耳目目之

與聾瞽也

墨子
耕柱

託禹卜以明鬼神之明智然後能申其明鬼之說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此嗚呼舞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殄其家必壞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竟磬以力湛濁於酒淪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

墨子非樂

六代之樂豈非先王者乎墨子何不引之故知託古以申其說

嘗尙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

此盡之

數天下之

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

墨子非命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此墨子自申其無命之說其言先王之誓亦皆有此說則此誓蓋

墨子之書託先王以明之者孔子之書湯誓有曰天命殛之甘誓曰天用勦絕其命此何嘗非言命者哉

於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冝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虐排漏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

韓子非命

仲虺之告今爲僞古文所竊此墨子書之篇名言湯之執有命武王之執有命皆所以託先王而言命之不可恃也今書高宗彤日曰民中絕命答繇謨曰天命有德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有命康誥曰惟命不如常孔子之言命多矣

墨子專持無命之說以攻孔子翟之意蓋以人人皆以命爲可恃則饑以待食寒以待衣翟仁而愚急欲行其道故堅守此義託之先王當時儒者亦莫如之何也夫卽孔子之淺而論之論說則首以學而後知命孔子立名之後命卽隨之蓋命所以視其有一定之理不可強求卽孟子所云孔子得不得之義也名則興起撥亂之治矣夫有行而

後有命無行是無命也翟獨昧於此而力爭之真莊子所謂其道大毅徒成其爲才士也夫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畢注生當爲王對之

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墨子非命

墨子謂三代先王不言命夫先王禹湯文武耳而書般庚有曰恪謹天命金縢又曰無

墜天之降寶命皆顯明言命者今書中不可縷指要則墨子之言非命非託之先王而

何墨子託先王以非命孔子之言命亦何莫非託先王以明斯義哉

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冝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勗其務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命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

墨子非命

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墨子之書絕不言命與今書不符可知皆出於託也

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天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

墨子非命

書大誥曰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康誥天乃大命文王罔知墨翟非命而言禹湯文武者託古也

墨子攻孔子立命之說引書爲證而今書則頻稱天命足見墨子之書亦墨子刪改而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成其言皆託古墨子之書而非三代之書其明鬼篇引大雅其命維新則安謂十簡無之益以見其假託也墨子以書十簡以上皆無命可徵書之言命者折之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

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孟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

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斷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鏘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

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珠婦女儂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墨子佚文

墨子多託於禹以尙儉之故禹卑宮室以開闢洪荒未善制作之故當是實事故儒墨交稱之至孔子謂致美黻冕墨子謂衣裳細布黻無所用此則各託先王以明其宗旨至於盤庚之世茅茨不剪則不可信且與墨制同其爲墨子所託不待言矣蕭道成謂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糞土同價黃金不可與糞土同錦繡絺紵亦必不可去以非人情也

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

死也

呂氏春秋安死

墨子薄葬託於堯舜禹以發之其義更明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高堂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簞爨土刑
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
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史記太史公自序

墨者所稱堯舜與孔子相反太史公亦知當時諸子皆託古矣

右墨子託古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
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
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
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其作始起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莊子
天運

此老莊之託古以申其在宥無爲之宗旨豈知太古之世人獸相爭部落相爭幾經治化乃有三代聖王作爲治法安得三皇五帝亂天下之說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

老子道
德經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同上

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常死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倣也

管子
修靡

此老氏學百里之地雞犬相聞使民老死不相往來即是義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則老學亦有制度矣

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受舜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舜有子尤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呂氏春秋去私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塞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

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連為敗園道也一

也齊至貴莫如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

呂氏春秋園道

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

淮南子繆稱訓

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

呂氏春秋上德

凡言黃帝皆老氏所託古者

右老子託古

楊朱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

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

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列子楊朱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含珠玉不服文綿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蠱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並同上

楊朱以爲我爲宗旨所言以縱慾爲事拔一毫利天下不爲而皆託之於古

右楊子託古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莊子大宗師

如此名目莊子書中甚多蓋隨意假託非真實有其人其餘諸子亦然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

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莊子山木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

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

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莊子至樂

豨韋氏得之以絜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

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

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莊子大宗師

莊子寓言人皆知之不知當時風氣實如此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莊子天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馭徐徐其覺千干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莊子應帝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狡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同上

莊子寓言無人不託卽老聃亦是託古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子逍遙游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莊子齊物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己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莊子人間世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剪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人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莊子在宥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莊子馬蹄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有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

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

羞之

莊子
天地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

矣

莊子
天道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日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顛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

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

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莊子田子方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莊子知北遊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謫朋前馬昆闌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之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

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贅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莊子徐無鬼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覬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蟲是也擇蔬蠶自以廣宮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

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城進此以城退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慕
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
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

同上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請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
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
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卜
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生平亂
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智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
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

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莊子讓王

右莊子託古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

列子天瑞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且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壤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躡步蹠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虻蛻也雲露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

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同上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學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鵬鵠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此引書可知
出孔子後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

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少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列子
黃帝

與佛氏徧教衆生同義而託之太古神聖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
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

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一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

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蹶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隗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儻僇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尺荆之南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鷦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

嘗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鰓僉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檇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識其同異

哉列子
湯問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列子
說符

右列子託古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

序今以上至黃帝

史記孟荀列傳

騶衍書史公及劉向時皆見之惜其不傳其言仁義六親猶是儒術蓋託之黃帝不從

孔子也

右騶子託古

堯養無告禹愛舉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

騶子

堯瘦舜墨禹脛不生毛文王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賞爲天子矣

騶子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

種而堯糲飯菜粥騶青龍而堯素車元駒

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

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

並同上

所稱堯禹皆述墨學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尸子卷下

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并耕而王同上

此皆並耕之說託古以行道者

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

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尸子明堂

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尸子仁意

堯南撫交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以治者恕也尸子卷下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

下不足失也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並同上

右尸子託古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子更法

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麤不卵官無供備之民死不得用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民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儀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商子
畫策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谿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商子
徠民

商子有什一什二什四而稅之說而皆託之先王

右商君託古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韓非子
飾邪

韓非以法爲法故附會古聖韓非蓋法家者流也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堯鈔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

韓非子八說

韓非已有尊古之說時風如此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韓非子揚權

韓非本法家者流尊上抑下刻酷少恩故所稱引如此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

知許由者也

韓非子說林

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黍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

韓非子五蠹

此墨子之所託古韓非引之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竝鍤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

韓非子
十過

方士多託黃帝多言鬼神韓非引之瓌奇詭異與佛稱諸天阿修羅乾闥婆緊那羅等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璧聖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韓非子
十過

書稱堯舜服山龍袞冕與土簋土鋤相反道皆不稱而同託之堯至謂舜作漆器國多不服尙足爲舜哉禹尤以儉著朱器縵茵緣席采觴飾尊彌侈彌不服此尙儉之謬說但知通其託古之意不足辨也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噉土鏹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跋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史記李斯列傳

凡韓非所傳皆墨學也

堯欲傳天下於舜絲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絲於羽山之郊共工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

此必韓非託古並託爲孔子之言以自成其說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

韓非子外儲說右

韓非是荀學故知儒禮

右韓非託古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

管子
山權

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閼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之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管子
地數

管子創輕重開闢礦學亦託於禹湯伊尹黃帝

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襲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

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管子
揆度

又以輕重徧託古皇然古者人與獸爭地其說或有自來

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糞糶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白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縮帛軍五歲毋藉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管子
地數

又以輕重之法託之武王

昔者桀之時女樂二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

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

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

管子輕重甲

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

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同上

此並以陰謀託之湯伊尹矣故戰國諸子無事不託古

女樂三萬桀之惡未必至是想亦託也湯事女華亦類此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

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管子

輕重
戊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

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管子任法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

管子

形勢解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

者知爲之之術也

同上

武王乘文王戡黎伐密伐崇伐邗之後三分有二豈止百里此皆稱孔制而託之古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

管子五行

六官之始出管子而亦託之黃帝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管子桓公問

管子創議院亦託先王

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以尊爲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子桓言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恥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正經而自

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

管子法禁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利同以聽令也

同上

此愚民之術而託之古昔聖王

昔者二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順而求廢兵不亦難乎

管子法法

右管子託古

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言之也

呂氏春秋慎人

按注王伯厚云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此見今詩未必為舜古人隨意引用

託古之義明矣

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

疆馮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

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呂氏春
秋先已

夏啟當天地開闢時安得盛琴瑟鐘鼓與五帝三王五伯皆託也其言六卿周官說蓋出於此

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

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庫自高也

呂氏春
秋誠廉

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

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

呂氏春
秋知度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

孔子改制考 諸子改制託古考

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盡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穰遂

不顧

呂氏春
秋長利

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鯨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

上固皆用兵也

呂氏春
秋召類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

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呂氏春
秋尊師

周公爲文子武弟安得師之此不待辨戰國人自申其說無往而不託之古人矣

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險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則

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

呂氏春
秋安死